

画中兰亭

——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之鉴



任真

世间,人们总是在不断追求完美,而要达到完美的境界,并非易事。我国古代山水画的巅峰之作《富春山居图》,其历程之坎坷,世所罕见。

黄公望,号“大痴道人”,居“元季四大家”之首,江苏常熟人。他崇尚山水之美,画风清奇独特。78岁时,他再度游览富春江,同行的师兄无用师,拟请他将此景画下来。于是,为了画好《富春山居图》,他便日与富春江相伴,观察烟云变幻之奇,领略江山秀美之胜,并身带纸笔,随地写生。就这样风雨兼程,前后历时七年方完成此幅长卷。画作交给无用师之手四年后,黄公望便与世长辞,终年84岁。

《富春山居图》画面高30厘米,长17厘米,画中没有丝毫的雕饰,也没有矜持和卖弄,有的却是随心所欲,有的是质朴淡雅,蕴涵着炉火纯青的艺术才华。山水画至此,远非前人“峰峦浑厚,草木华滋”所形容,宛如一副气韵流动、虚实相济的取景框。一首绝妙的大自然的抒情曲,烟、云、树、石、江波、沙滩、村舍、飞鸟……皆为曲中曲的首符。它从容优雅,随心所欲,变化多端,令人心旷神怡。

此卷传到明成化年间,一度到了唐伯虎的著作。著名山水画家沈周手中。之后百余年间,几经转手,至万历二十三年(1596)归于松江人、明末最负盛名的书画家之一的董其昌之手。董其昌识谓:

“吾师乎!吾师乎!一丘五岳,都具足矣”。至此,由于沈周、董其昌的极度推崇,《富春山居图》被誉为“画中之兰亭”,成了人间瑰宝。

及至清顺治年间,此画就传至宜兴吴洪裕这个“收藏家”之手。吴炳入膏肓时,因珍爱无比,拟将其付之一炬,予以殉葬。所幸,他的一个侄子于心不忍,遂在焚烧时趁其不备,偷梁换柱,始将此画从火盆中抢救了出来。

经此一劫的《富春山居图》,火痕斑斑,起首一段已烧去,中间烧出几个连珠洞,并断成一大一小两段。经吴家后人重新装裱,小段被称为《剩山图》,纵31.8厘米,横51.4厘米。大段保留了原画主体部分,被称为《无用师卷》,纵33厘米,横636.9厘米。此后,这两段长卷则分别辗转于藏家之手,战火硝烟之中,长期湮没无闻……

上世纪30年代,故宫重要文物南迁,徐邦达在上海的库房里看到了两幅《富春山居图》。其中一幅,乾隆皇帝题了很多溢美之词,另一幅题为假。

但据徐邦达察看,那幅真的《富春山居图》上的题款,根本不合元代的规范,而“假的”那幅画,却有明显的火灼和修补的痕迹。

原来,假的那幅《富春山居图》即《子明卷》,系沈周仿作,画得也相当不错,颇见功力。1745年入宫,对其真伪并不知晓的乾隆帝异常高兴,爱不释手,他留白处赋诗题词,并加盖玉玺,还让大臣们都题跋,皆视为至宝。岂料,次年居然又有地方官呈上《富春山居图》的另一幅

以诗翻译,就是“得之我幸,失之我命”。换句通俗的说法,无非是谁,讲最合适,谁就能拥有。沈周觉得该做的,就是让自己变得更优秀。

至此,不能不提及“华夏辨画第一人”徐邦达。

徐邦达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宁海。“徐半尺”是其雅号,意思是说,他独具慧眼,鉴定书画时,常于画卷展开半尺之际,已辨出真伪。一次,有位访客将卷轴徐徐展开,刚看到一片竹叶的梢头,他便脱口而出:“李方膺!”画卷展开,果然是“扬州八怪”李方膺的作品。很多书画卷刚打开半尺,徐邦达就说了出与此画有关的一切。而他的弟子们说,其更应称呼他为“徐一寸”,因为书画卷往往展开寸许,他便已知其真。

徐邦达在上海的库房里看到了两幅《富春山居图》。其中一幅,乾隆皇帝题了很多溢美之词,另一幅题为假。

但据徐邦达察看,那幅真的《富春山居图》上的题款,根本不合元代的规范,而“假的”那幅画,却有明显的火灼和修补的痕迹。

原来,假的那幅《富春山居图》即《子明卷》,系沈周仿作,画得也相当不错,颇见功力。1745年入宫,对其真伪并不知晓的乾隆帝异常高兴,爱不释手,他留白处赋诗题词,并加盖玉玺,还让大臣们都题跋,皆视为至宝。岂料,次年居然又有地方官呈上《富春山居图》的另一幅

《无用师卷》。或许是因为对两幅画真假的辨实在太难,更可能是因为乾隆帝认为自己说过的话,说过的字,当真一言九鼎,更改不得,故断定后人内府的那幅画为临摹品。

然而,经过仔细考证,连“做梦都离不开书画鉴定”的徐邦达,凭借自己的那双慧眼,最终推翻了乾隆帝作出的判断,为那幅被打入冷宫200年的那幅“假”《无用师卷》验明正身。了结了这场公案,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将它运抵台湾,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至于短的一幅《剩山图》,火痕依然可辨,仍辗转于收藏家之手,初为广德王廷宾收藏,抗战时为精于书画的上海收藏家吴湖帆所得。解放后,书画家沙孟海得此消息,经数次与吴湖帆商洽,终而又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

俗话说,久分必合。饶有趣味的是,为感念画家及相关收藏家、鉴定家的不朽功绩,创造新时代的中华文化,在两岸三地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作为中国古代山水画第一神品——《富春山居图》长卷,即《无用师卷》和《剩山图》,于2011年六七月间同时在台北展出,实现了360年来的首次合璧。

或许,深藏在博物馆中的《富春山居图》,也像海内外炎黄子孙一样,都在殷切期盼祖国和平统一,繁荣昌盛,只有到那时,它才能破镜重圆,融为一体,此乃历史之必然。

画犹如此,人何以堪?

沉默的军人荣耀



黄小秋

那天,我整理公公的衣柜时,一本全韩文的小册子意外地映入眼帘。这本泛黄的小册子显然历经了岁月的洗礼,上面印有一枚奖章的图像,引发了我强烈的好奇心:公公珍藏的究竟是何等宝贝?竟如此小心翼翼地收藏,连丈夫也未曾见过其真面目。

我迅速拍照发给懂韩文的朋友求证,朋友很快发来了译文。原来这本小册子是一本三等功证书,而上面印着的奖章则是朝鲜政府颁发的三等功勋勋章!这一发现让我震惊不已——公公,竟是一位立下赫赫战功的抗美援朝老兵!然而他在生前却从未向人提及这份荣誉。

凝视着证书上的勋章照,我的思绪飘回女儿三岁那年。那时,因她哭个不停,公公拿出几枚徽章来安抚她。其中一枚铜质奖章上清晰地印着“抗美援朝纪念”的字样。那是我初次得知,公公不只是一个平凡的农民,更是一位经历过抗美援朝战争洗礼的老兵。《上甘岭》中的英雄,竟然就在我身边。我深感敬意,请求他分享往事。公公却谦逊地表示,他17岁时便成为抗美援朝的志愿兵,由于年纪尚小,首长安排他在后方修铁路,并未真正参与前线的战斗,自己感觉未有贡献,不足挂齿。

我又追问,每年政府都会上门慰问援朝老兵,为何从未慰问过公公。他的神情变得严峻,陷入了沉思,似乎在追念那些冲锋陷阵的战友。过了好久,他才缓缓回答:“是我自己跟政府提议不要慰问的。我能活着回来,儿孙满堂,非常幸运了。那些在前线永远回不来的战友,才是真正的英雄,他们的家属更需要抚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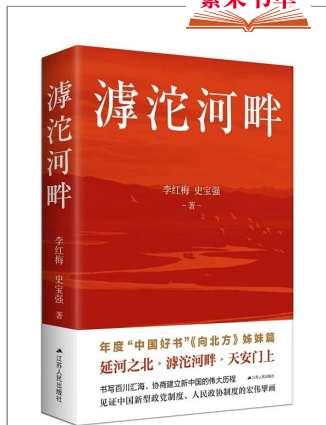
在抗美援朝的硝烟中,美国的飞机频繁投掷炸弹,铁路成了它们的主要轰炸目标。抢修铁路的勇士们,在敌机的呼啸与炮火的威胁下,冒着生命危险,进行着繁重的体力劳动。稍有疏忽,就可能被无情的炮火永远地留在朝鲜的土地上。然而,公公却对这些艰难与危险轻描淡写,他更在意的,是未能与故人正面交锋的遗憾。

丈夫曾在军中度过十几年,看到立功证书时激动不已,嘱咐我珍藏为“传家宝”。在丈夫的深情回忆中,我得以窥见公公更为丰富的生平轨迹。脱下戎装的他,原本在林场担任着场长之重任。但他目睹家乡深陷贫困之中,便毅然辞去场长一职,甘愿回到故乡当农民,担任村长时,他身先士卒,引领着全村人民齐心协力修筑马路,并用自己的粮食救济乡亲们缺粮的艰难。公公的一生都保持着军人的秉性:在战场上,他甘愿抛头颅、洒热血;在故乡,他不计名利,公正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

其实,这枚在铁路战线上获得的军功章,与前线战士胸前佩戴的并无二致。他们同样闪烁着浴火英雄的光芒。但公公把自己的付出当作天经地义,却把这份军人的荣耀看得很淡很淡。以至于他故去几年后,我才能在无意中发现了这份沉默已久的军人的荣耀。

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或许还藏匿着无数古朴的勋章与泛黄的证书,它们不仅铭刻着历史的痕迹,更承载着那份永恒炙热的军魂。那些英勇拼搏、浴血奋战的老兵们,虽然已渐行渐远,但他们的精神却如同夜空中最为璀璨的星辰,永远为我们照亮前行的道路,激励我们攻坚克难,砥砺前行。

繁荣书单



2024年4月
江苏人民出版社
李红梅、史宏章 著

《滹沱河畔》

简介:这部长篇非虚构作品气势宏大,叙事严谨,既有宏大叙事,又有微观描写。作者用详实的史料生动书写了民主人士从国统区奔赴华北解放区的惊险历程,全景式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滹沱河畔领导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协商筹备新政协,创建新中国的波澜壮阔的历史,成为中共党史和共和国历史上不可磨灭的红色记忆。

百花酿蜜为谁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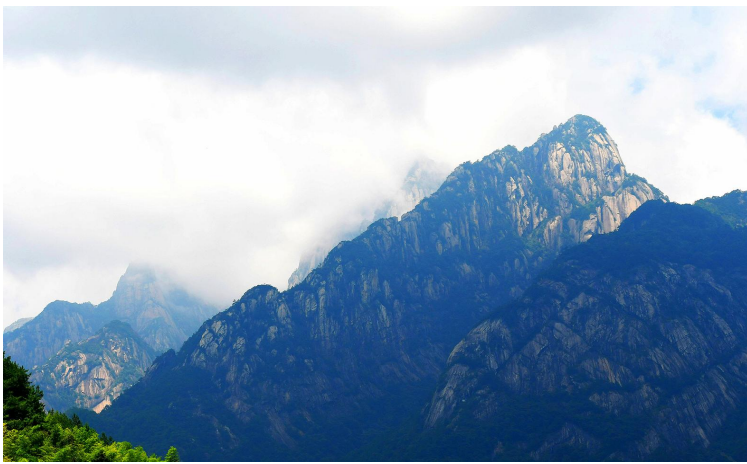


范剑峰

走山访水,追花采蜜
养千万兵马穿梭于花丛间
修成人间苦甜
父亲颐养天年的岁数
还在打榜甘甜的日子
不停迁徙,守住每一个初晴花季
逐花而居,酿造生活的甜蜜

喜欢看父亲在夕阳下
检阅蜜蜂的舞蹈
欣赏蜜蜂飞翔的轰鸣交响乐
脸上的沟壑是立体的风霜
从不认领村庄的悲伤
那流传的颂歌,从田地里长出
魂牵山野
无法描述你追梦的脚步
蜜蜂用毕生的忙碌
来追求一朵花
你用毕生的奋斗
来追求一个甘甜的梦
一个自力更生、不甘平凡之梦

我一直认为蜂蜜是最甜的食物
甜在我心里
也甜在父亲的心里



《峰云露峥嵘》 肖明摄

翻开一页夏

心底不由对小女孩产生了一股敬佩之情。

到了图书馆,发现门口旁竖立着一块宣传牌,上面写着:“暑假和你的孩子一起来种书”。仔细一看,原来图书馆正在举办暑假阅读活动。走进一楼,里面的布置焕然一新,左边矗立着一排排放满图书的书架,右边是阅读区,座位之间被青翠欲滴的竹枝隔开,仿佛置身于清幽的竹林里享受宁静的阅读时光,我不禁为图书馆的巧思点赞。有几个位置上已经坐着小孩子,每人手里捧着一本书,目不转睛地看着,小脸上满是陶醉的表情。

前台处已经围了一圈家长,工作人员正在轻声细语地耐心讲解,家长们一脸无意地聆听着。我忍不住抬脚上前,只可惜讲解已近尾声,我赶紧礼貌地向一位家长询问活动的详情,当知晓我也有意带孩子

参加活动时,他瞬间来了兴趣,侃侃而谈。我问他何想到带孩子参加这样的活动,他无奈地笑着说道:“放假暑假,孩子就整天抱着手机不撒手,影响视力不说,也学不到什么知识。正好看到这次活动,便决定带孩子来参加,不仅多些时间陪伴孩子,还可以让他丰富一下课外知识,一举两得嘛!”我立刻点头附和。分开时,我们还约定下次一起带孩子过来。

上到三楼阅览室,我抱着借到的书籍坐下来开始工作。没多久,旁边的位置上来了一位老奶奶。她穿着墨绿色的丝质长裙,布满褶皱的手上戴着一对水莹莹的翡翠手镯,一根玉簪挽起满头银丝。只见她用粗糙的手指捻起一页慢慢翻过,神情专注。老人阅读的样子给了我一种庄重神圣的感觉,仿佛阅读是一件

特别需要认真对待的大事。再看着穿着随便、有些邋遢的自己,突然间产生自惭形秽的羞愧感。这时,老人将椅子向后轻轻挪动,缓缓地从地上拿起桌上的水杯离开了座位。趁她离开的时间,我赶紧伸长脖子几眼她的书,那是一本厚厚的散文集,一枚绿叶书签夹在摊开的书页间,一行字俏皮地映入眼帘——“翻开一页夏”,看着这几个字,内心瞬间翻涌起无限欢喜。

回去的路上,这些画面一直在我的脑海里不断回放,心中反复咀嚼着“翻开一页夏”几个字。转头望向窗外外的炎炎夏日,我突然找到了这个夏天独特的打开方式,那就是走进书里过夏天。

在这样的季节里,书页间仿佛也藏着夏日的秘密,每一行字都跳跃着阳光的碎片,闪烁着智慧与梦想的光芒。想一想,在绿意盎然、日光翻腾的盛夏时光里,与书籍相伴,翻开每一页与夏日时光呢喃对话,该是多么美妙而又幸福的事啊!